

悼定公學長

陳樹羲

前成功大學商學院劉院長鼎新學長，號定九，同學暨友好均尊稱之爲定公而不名。

典試委員，此次考試有鐵路運輸一門，由我們二人分任出題閱卷評分的工作，事實上我因工作關係，一切均偏勞定公與兩三位襄試委員擔任，不久，聽說定公病了，在病中，他寫了一封信給我，盼望我能够在量後一次典試會議中多爭取幾個錄取名額，使就讀此二科系的同學，能多有就業的機會。

定公爲了政府不按期舉辦特種考試，使大學畢業生畢業無門，對於考試制度中之「查缺考試」的不合理曾舉例大聲急呼的要求改善。這是定公爲了愛護青年所做的最後一次的努力。

在抗戰期中，定公又再任湘桂路的車務處長（後

學的敎務長，該校只辦了兩期的交通管理系，因為民國廿年的九一八事變，就撤消了，這兩期在臺的學生，有臺大教授蘇在山博士，名國樂家梁在平教授，劉志宏教授，在臺鐵服務的有高富榮（曾任簽旅服務總所總經理）祖立岑（曾任旅客課長）喬晉之（曾任基隆運務段長）趙雲梯（曾任臺中飯店經理）等。

（原稿中「隆運務段長」二字被圈出，並註明「三人改選入園」，尤參見前文）

自東北九一八事變後，定公擔任有關就批估
滬滬杭甬兩路局的車務處副處長兼任營業課長，在任
內創辦兩路車上小營暨上海南京杭州各地的營業所，
舉辦售客票代訂臥舖旅館，接送行李代購特產觀光
導遊等業務，頗多創新的構想，尤以在七七事變後日
寇侵略京滬的戰爭，定公協助軍運，對於國家出了不
少力。

在抗戰期中，定公又再任湘桂路的車務處長（後
升副局長），在到湘桂服務之前，曾在湖南湘鄉的楊
家灘籌備交大平唐兩院撤退同學的復課工作，使民廿
七級的管理系同學完成學業，該系同學除了兩三位回

學到湘黔服務外，幾全部追隨定公到了湘桂，足見他受學生愛戴之忱。這期同學現在臺的有段清濤（公共工程局主任秘書）、葉佩蘭（曾在民航公司工作）、夫婦，潘承恭（前臺鐵檢查課長）、周克家（臺電財務處副處長）夫婦等。

抗戰勝利後，定公奉派爲中長鐵路理事會理事。局長爲俄人未到職，副局長爲王竹亭代理局務，因公離職不能返任，定公以理事兼理局務，追隨他工作的同學與學生甚多，在蘇俄支援共匪作亂期間，他的任務極爲艱巨，幸能安全的撤退來臺。

初抵臺期間，擔任交通部設計委員會的設計委員會工作，並主持營運方面的設計工作，舉凡行車調度、配車、客運、貨運、鐵路組織及管理，在政策上及原則上，曾集會多次，均獲有結論，甚至連車輛編號的方法亦會涉及，此項資料都可為將來收復大陸後鐵路運輸管理方面的參考。

民國四十四年成功大學設交通管理系，定公擔任系主任，後以增系改設商學院，定公又擔任第一任院長仍兼交管系主任的職務，造就英才不少，在臺鐵服

大同學中之不可多得者。

定公自七十歲退休後，仍擔任成大教職並在逢甲學院交管系兼課。此四年來，以政府未舉辦交通人員特種考試，定公爲學生呼籲奔走，多次的努力，在今

定公一生，除終身服務鐵路與造就交通管理人才外，從未離交運獨立，可稱得以效用政策樂羣，為父

國就任教職的有陳政國、歐陽鍾惠、徐亦南等不勝枚舉，以上僅就前數期的學生中，記憶所及的寫出來。現在畢業者已有十九期，為交通管理方面作育的人才，約有數百餘人。

年始獲得併入基層人員考試辦理。定公年事已長，仍未能獲得充分休息，經常的奔波勞碌，心力交瘁，獲病後而不自知。入院的初期還以爲是小病，並未重視，孰料乃係因白血球過多，日趨增劇，轉爲血癌，其家人始終不敢告以實情，竟於十月卅一日撒手西去！而我反以工作關係，也不能前往一視，緣惺一面，深引爲憾！

定公數十年來爲交通界作育人才所做的努力，功在國家，自不待言。去世後，前後三代的學生均紛紛親來協助治喪，有痛哭如喪考妣者，甚至推舉代表親視化裝入殮，公祭的前夕，分班輪流在靈堂守夜，公祭時所有執事全部由同學擔任，他的甘棠遺愛，自活在全體受業同學的心中，定公雖歸主懷，當亦可瞑目而有所安慰矣。

現交大成大逢甲三校均設有交通管理科系，今後如何輔導其就業，擴大其服務領域，均爲後死者 的責任，願各校交管系的主任與教授暨交通界同仁均能以定公爲典範，學他一生的鍥而不捨的精神，纔不負他一生的努力，謹寫此文，以爲悼念。

悼懷劉鼎新學長

周一士

憶同學同寅，欽雅言卓識嘉猷，功在交通開懋績。
慨今生今世，真益友良師賢長，愴懷故舊仰儀型。

這是劉鼎新學長之喪十一月十四日公祭那天我弔輓他的聯詞。溯於十一月一日晚八時許，我正在家欣賞華視包青天國語連續劇，忽接成功大學商學院交通管理學系第一屆畢業生董希堯君電告，藉悉劉學長已於十月卅一日晨在臺大醫院因患白血症逝世，驟聆噩耗，曷勝震驚，除即電唁劉學長哲嗣保慈公子並請轉慰其太夫人外，復分告沙燕昌聚在平學長等友好，當時感傷之餘，就不計工拙的撰了上列一副輓聯，雖已聊表哀悼之忱，但總覺得意猶未盡，日前段清濤學長來電，以我與劉學長生前交情，囑爲文紀念，刊諸友聲，我自誼不容辭，爰就憶往所及，再作此文，以申追思悼懷！

我早識劉學長大名，祇以他已往從事鐵路，我就業公路，彼此無緣論交，迨至三十九年秋，那時他方由大陸輾轉來臺，我適辭卸臺省公路監理處務，在交

通部設計委員會共事，始相聚首，一見如故，由於集會頻繁，並同負一小組召集人名義，得以常親聲教，交換意見，每聞他發言，不但見解精闢，且極縝密肯定，而主持會議，尤見有條不紊，因留其學識淵湛經驗豐富之深刻印象。四十年七月間，交通部質部長衷寒叔辦第一期交通幹部講習會，徵召交通各業高級人員一百餘人集體研究交通配合反攻軍事作戰準備及收復區交通事業之整理重建等方案，爲期一月，劉學長與我及不少交大校友參加，在結業前有一演習課程，假想情況自華東及華南二地區登陸，劉學長被推爲華東區交通特派員，率領路電郵航各業工作隊隨軍進展，演習人員雖均屬臨時扮演角色，但演來毫不馬虎，迨演習完竣，舉行檢討會，劉學長以特派員身份登臺報告作業經過，口若懸河，有聲有色，以假作真，莊嚴並茂，大有披襟當風之英雄氣概，聽得大家動容發



劉鼎新學長婚典與後禮典合影